

# 故乡，永系心中的家山

文 | 大河奔流

## 老家是根

( MV )

制作、演唱：大河奔流

刚从桑州岭隧道驶出，我便将车子向右拐进路旁空地，停车迈步，双脚又一次踏在家乡的土地上。

从 1976 年高中毕业去海滨农场插队算起，我离开这个叫作“桑洲”的山中小镇已经 40 多年了。这中间也回来过多次，尤其是退休后的这几年，回来的次数更多。但这里毕竟已经不是我的常居之地，更何况在时光之水的冲刷下，原先熟悉的小镇环境包括地形物貌都发生了改变，老一辈相继作古日渐凋零，同辈人面容沧桑难以辨认，新生代初次谋面生疏不识，每一次回来，都有一种陌生感。但是我对桑洲这一昔日家园情有所系，这种源于血脉的眷恋，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去。



坐落在青山绿水间的桑洲镇

这次回来是为了祭扫祖墓。我沿着弯曲泥泞的田埂小径朝山坡上走去，身边的横山便是王氏家族墓地所在。昨夜下了一场雨，山上的草木愈见葱茏，田畝里的油菜花在阳光下黄得耀眼，啁啾鸟鸣随着春风荡漾而来。正是清明时节，那些隐约出现在树丛之中、田畝之间的坟头，香烟缭绕、白幡飘拂。山野间既有春天的生机，又有凭吊的肃穆。

我在年少时也曾多次跟随长辈来这里祭奠先祖，但更多的时候是当成一次踏青；而此刻站在先人的墓前，心中却感受到了岁月的苍茫。在这片并不宽敞的山地上，高高低低坐落着四五座坟墓。我之所以用“四五座”这个约数，是因为有的已经看不出坟茔的模样，出现在眼前的只是一长排用石块堆砌的坎壁；有的是从别处迁移而来的大坟，一座墓穴里合葬了几代人的骨骸。除了知道祖父祖母的坟墓，其他的我并不清楚安葬的是哪些先人。这些年代久远的墓碑，苔痕斑驳、字迹模糊，事先等在这里的堂弟

指点着碑上的文字，语焉不详地解说着碑文的含义，稍一追问，便不知所以。



远处的山坡即是家族墓地所在

其实王氏家族最早的墓地是在几公里外的麻岙西山，那里有着始迁祖的坟墓，至今族人每年还会按照辈分年龄轮流祭扫。始迁祖原本生活在宁波西乡集士港的前王村，大约在清嘉庆年间，他沿着台郡古道一路南行，来到了桑洲。想必那时的桑洲是一个繁华宜人的地方，青山环抱的谷地，有清溪流过，有桑树在洲，“桑洲驿”的设立，更使这里成了“市概八乡，贸通四县”的商品集散地。这位先祖在桑洲的街市经营小百货（也有一说是六品官员），慢慢地就萌生了在此安家扎根的念头。传说有一天，他在桑洲岭头歇息时抬眼远望，看见秀屿山近处的一片草坦有红光显现，觉得这是一种吉兆，便买下这片荒地作为安身之处。更富传奇色彩的是，在动工兴建居所的时候，竟然在地底下挖到了一瓮元宝。始迁祖也因此被后人称为“发财太公”。就是靠着这瓮元宝，他在桑洲建起了宅院，买下了良

田，世代繁衍，形成了一个大家族。虽然不知道这种传说有多少事实依据，但这个传奇故事已经成了家族历史的叙述起点，在族人口中代代相传。



被称为“发财太公”的始迁祖之墓

我站立山坡转身眺望，有着传奇色彩的家族宅院就在不远处。这组历经数代风雨、被乡人称之为“王家”的古民居，背依蜿蜒如龙的天台山脉，王爱山岗和前山头岗就像太师椅的扶手，左右延伸，将其拥抱。秀屿山在宅院的东南面葱郁如屏，塘房坑、水潭坑和清溪三条溪流犹如舞动的丝带，从三个方向飘然而过。坐落在“枕山、环水、面屏”风水宝地上的“王家”，建筑结构繁复考究，有着恢弘的阊门和绵延的围墙，墙内四个“道地”各成院落却又通过风火夹道连成一体。阊门外的旗杆和下马石，门楣上的雕花纹饰，还有门外台阶旁的石狮子和堂前廊檐下“府学官报”的横匾，无不显示着王氏家族昔日的辉煌与荣耀。

我少年时曾在这座宅院里生活，那时候代表举子登科的旗杆已经只剩基座，阊门也已失去门扇，石狮子更是不见踪影，但建筑的总体格局仍然完整，气势还在。我最近一次回到这座老宅，是在几年前吊唁离世的叔母，这时候看到围墙已多处倾圮，院落一角的房屋也已经倒塌，破败之像更为明显。但高耸的马头墙依旧威严，大门上“东南揽秀”四个大字更显古朴，门两边“时生瑞霭籠仁里，日擁祥雲護德門”的石刻对联依稀可辨，道地里鹅卵石铺成的铜钱形图案仍然清晰，格子花窗上游走的线条生动如昔，岁月的风霜难掩历史的底蕴。



“揽秀园”大门和为纪念麻娘而开掘的“贞女井”

在漫长的时光里，这座深宅大院有过无数悲欢离合的往事，其中麻娘“割股疗姑”的故事至今还在流传。旧时的宁海县志里有着这样的记载：“陈女，桑洲王永祥妻，道光二年夫故，年二十五，过门守志，姑病割股以疗得愈，守贞五十年，建坊本村边……”聊聊数十字，读来却触目惊心。作为家族后人，我对麻娘行为的看法是矛盾的。那座用于道德教化的贞节牌坊无疑是封建礼教的象征，背后是一个女人五十年的辛酸和痛苦；但如

果不是简单地用“愚昧”去作评判，我又钦佩麻娘挥刀割股的勇气，这一举动所包含的血性和仁慈，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一个家族的精神。

宅院东北面原先建有家族宗祠，合抱粗的木柱上雕刻着一副楹联：“承祖宗一脉真传，克勤克俭；教子孙两行正路，惟读惟耕。”祖上还曾专筑一座四合院作为书房，将其命名为“饮冰室”，并延请名师教后人读书习字。可见耕读传家的祖训世代传承实践于斯。令人感佩的是，先人还按当时的地域名称，将“浙江宁海秀屿乡”七个字分别嵌入七个后代的名字之中，以此教育子孙记住家乡、不忘根本。现在，古老的宗祠已不复存在，作为书房的院子也在早年毁于大火；二百多年来，住在宅院里的人更是世代更替，新人辈出，但家国情怀、耕读传统就像涓涓细流，始终涵养着族人的心灵，成为一种家族印记。



麻娘安葬在清溪对岸的竹林中，低矮的坟丘孤独寂寞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这座古老的宅院已经无可避免地衰败，从我站立的山坡望去，就像饱经风霜的老人蹲伏在地，沉默无声。在时代的流变中，家族后人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，有的甚至漂洋过海，远走他乡；留在桑洲的也逐渐搬离老宅，住进了新房。但每一个在这座宅院生活过的人，就像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的树木，不管后来去了哪里，无论成为栋梁承担大任，还是制成犁杖负重劳作，都无法带走留在泥土中的根系，也忘不了这方天地给予的养分。远离故土的家族后人，就像蒲公英的种子，随风飘飞，随遇而安，在新的环境中落地生根，繁衍生息。但家族基因蛰伏在身体某处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刻，或者在半梦半醒之间，便会听到故乡隐秘的召唤。这时，记忆中的山川风物一一浮现，老宅中潮湿幽暗的墙弄，房梁上春泥垒筑的燕巢，屋顶的一缕炊烟，甚至墙头的一朵小花，都成了乡愁中难以拂去的意象，思绪就会一次次沉溺其中。



老宅的另一个院落大门，以及照壁和围墙墙基

我从小接受唯物主义教育，是一个无神论者。但站立在家乡的土地，置身于家族的墓园，总觉得祖先的目光在注视着我。春日的晴空下，我虔诚地点燃香烛合掌叩首，既是对先人的祭拜，也是对血脉的体认。和煦的春风中，我默默地吟诵家族的辈分序列：德梅烈隆昌，思礼昭家宝，公明喜国光……这些排列有序的优美汉字，就像一条源远流长的河，从历史深处奔涌而来，久久地在我心中激荡，使我感受到浓浓的家族归属感。这时候，我更理解了家山对于凝聚人心的作用，也更体会到故乡之于我生命的意义。

（写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）

视频：**老宅新一代**

大河奔流  
本名王剑波  
退休干部  
长期在党委机关工作



